如此的音樂會

翠袖乾坤

文潔華

聽香港藝術節「吳懷世與黃家正長笛鋼琴音樂會」，輕鬆愉快地度過一個晚上。

音樂應該是這樣的，我們不一定要澎湃與狂飆，特別當曲目包括巴赫及普羅科菲耶夫的作品，還有法國長笛學派代表塔凡尼爾與高貝爾。樂手們才知道此等樂曲的挑戰與演奏的奧妙；對年輕的樂手來說，演奏此等樂章必須有堅定的自信與控制，如此奏的聽的才會樂在其中。

從選曲到演奏，香港年輕一代的古典音樂人跟中國內地的表現有明顯的區別。後者傾向表現自己技巧的高超，且不甘於平淡，因而愛選難度高、感情表現富於變化的樂曲。那種爭取每一個表演機會以及先聲奪人的雄心，何只於古典音樂，在其他藝術媒介如視覺藝術皆顯而易見。此份雄心勃勃，跟內地的人口、經濟、展示國力的動機以及在競爭激烈中脫穎而出的自覺，關係密切。

我倒喜歡香港古典音樂手的淡定及自得其樂。由羅乃新到吳美樂到李偉安到黃家正等，同樣努力不懈，惟由純熟消化孕育出來的穩重與自信，流露的是一份祥和。去年在紐約曼克頓音樂學院聽李偉安演奏布拉姆斯與舒曼，他是如此盡心地跟他人配合，侍奉的是作品自身，讓上佳的音樂從自己的身體泊泊而出，成就了優雅。這次黃家正的演出，出自同一份信念。家正說不上「安份守己」，但他的鋼琴「分寸」與吳懷世的長笛演奏和諧一致，同樣不急於表現自我，反倒以他們向有的童真與諧趣，結合天份與熟練，使樂章平添真摯。

真喜歡這樣的一場音樂會，它融入了生活，而不是炫耀式的大秀。

印度洋水溫影響中國西南大旱

古今談

范舉

喜馬拉雅山東西走向，像一堵牆，擋住了印度洋濕潤的空氣，使得青藏高原和新疆出現了不少沙漠，成為世界上最乾旱的地帶，有一些地方每年的降雨量只有約二百毫米，甚至是零降雨。

在喜馬拉雅山以南地區的印度，每年的降雨量都在兩千毫米以上。這是非常明顯的對比。二〇〇九年的秋季，中國西南特大旱災，就是由於西伯利亞的冷空氣和印度洋的溫度出現了異常變化所造成的。這次西南旱災，是有氣象資料以來，西南地區遭遇的最嚴重乾旱。乾旱的原因是降水少、夏季氣溫高，冬季超寒冷兩重原因共同作用。旱災呈現持續時間長、乾旱面積大、影響程度重的特點。西南地區的降水，主要是由印度洋和孟加拉灣的水汽輸送的。但去年以來降水很少，這是因為印（度）——緬（甸）出現了低氣壓，氣槽活動很弱，西南風很弱，對水汽輸送不利；另外，從去年秋冬季開始，青藏高原上的大氣環流開始出現明顯異常，高原地區形成頑強的冷高壓氣團，氣壓場偏強，擋住了從印度洋和孟加拉灣過來的暖濕氣流，冷暖氣流難以交匯形成降水，所以降水偏少，導致乾旱比往年嚴重得多。雲南、貴州等西南地區的許多水庫主要靠雨季降雨蓄水，一旦錯過了這個時機，水庫就很難再補上水。

印度洋海水的溫度和印度的氣壓變化，都會影響中國的降水情況。總的情況是，印度洋雨雲在正常的海水溫度下，會升高到空中三千米的高度，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公尺，所以，濕潤的雨雲，一般很難吹到了中國的青海，也即是黃河和長江的上游。假如印度洋的海水溫度上升，雨雲的高度將會升高到四、五千米，就可以吹入青海高原，如果這個時候青藏高原沒有嚴寒，形成了高氣壓，潮濕溫暖的空氣就可以長驅直進。二〇一二年，中國西南的雨水的供應是偏高的。特別是在冬季，如果高山的地區積雪增加，第二年黃河和長江上游的水源非常充沛。假如青藏高原冬季出現了嚴寒天氣，形成高氣壓，就像一股擋風的牆，不能夠產生對流作用形成降雨和下雪，中國的黃河和長江就會出現水旱。

中國人均水資源實際上只有全世界人均水資源的四分之一，而且東西走向的山脈對於流入的海洋空氣起着阻擋作用，可以說，中國水資源非常緊缺，但很多人並沒有建立起中國缺水的意識，鼓勵大量增加人口，這只會使水荒更加嚴重。

為江湖偶遇唱和雲水相逢

琴台聚客

葉輝

話說三十多年前，古劍為《體育周報》撰寫一個名為「想當年」的定期訪談，每周一篇，圖文並茂，是極寶貴的「口述歷史」，然而，那時誰都不懂珍惜這些好東西，若干年過去了，香港足運由盛而衰，近年似有中興跡象，可也不免有點時不我與，那些珍罕的資料（文字及照片，合該有一本至兩本厚書的篇幅吧）都散失不全了，每一回跟古劍提起，都不禁為之扼腕嘆惜。

我們三人當中，古劍首先離開《體育周報》，到花花世界打天下，做過一段時日的金融服務（此所以他的膽子真的夠大），可桐油瓶始終要裝桐油，不多久又做回老本行，到灣仔的《良友畫報》（一九二六年創刊，三度停刊，至一九八四年第三度復刊）當編輯。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內地藝術市場看似逐步開放，可也有時得要走兩步退一步，香港湧現大量畫廊，為內地藝術家開設對外的窗口，《良友畫報》的作者陣容鼎盛：馬國亮、施螫存、吳冠中、黃永玉、柯靈、范曾、汪曾祺、何懷碩、施叔青、倪匡、張君默等等，都曾為該刊撰文，堪稱人文薈萃。

那時的《良友畫報》每期都有藝術家專訪和藝術品鑑賞，我有幸替它做過一些訪問，記憶中，訪問過吳冠中、梅創基、李汎萍……可文稿都散失了。

據我所知，古劍其時倒收藏了一些名家作品，有畫法，也有繪畫，可是，近年因治療眼疾而忍痛變賣了一些，沒事，都不過是身外物，他早就看夠了，風雅夠了，竟也能在艱困之時「江湖救急」，倒也沒什麼可遺憾的了。

尚幸還有一些最珍貴的東西，一直都留在他的身邊，那就是本書所收錄的作家書信——他離開《良友畫報》之後，桐油瓶始終要裝桐油，這些年來，他在《成報》、《東方日報》編副刊、在《華僑日報》編文學周刊《文廊》，其後還主編《文藝世紀》，由是跟文藝界的舊雨新知書來信往，在電郵通行而鮮有寫信的今時今日看來，這些書信記人、記事、言志、述懷兼而有之，真是極之珍罕的「墨寶」了。

又及，古劍年輕時也喜歡到離島遠足，記憶中，這些年來，跟他一起去過東龍島、橫瀾島、大澳、蒲台島，等等，有詩為證，我在剪報中，竟然找到這首寫於一九八三年十月的《石壁畫龍——給吾友古劍》（發表於《大拇指》），堪作相知凡三十八年的紀念：

「蛋民宜棲　蛟龍宜息／峽東的風波是勒止的奔馬／江湖浪子解下鏢囊和寶刀／仰嘯於鏡裡無塵的南方佛堂」；「蛋民紋身刺面，化妝為蛟龍／於龍之都會竟受到上邦的禮待／蛟龍倦於江湖風險，也登岸／藏身於如磐牢固的壁岩」；「風起然後有雲湧，集結的／烏雲乘風南下，到了佛堂門／就暢然的降一場苦雨／洗濯了浪跡十年的風塵」；「驛旅宜棲　土著宜息／一個不稱職的戍卒，在鯉魚門外／以最古老的禮節鋪排野宴／為江湖偶遇唱和雲水相逢」。

醫患關係何時能和諧？

百家廊

王大慶

全國兩會召開後，我是天天看媒體上傳播的兩會報道，2013年3月9日《揚子晚報》報道的兩會熱點「為何只有10%的患者信任醫生」引起了我的關注。報道說，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腫瘤防治研究院院長于金明帶來了一項華東地區30家醫院醫患關係的調查結果，僅10%的患者信任醫生。

華東地區30家醫院醫患關係尚且如此，其它地區醫院的醫患關係不言而喻。其實，醫患關係緊張、醫患矛盾加劇由來已久，只是近來進一步惡化而已。遠的醫院不談，就聊聊身邊的醫院，患者對醫生不滿的情緒隨處可見。搜索今年頭兩個月當地論壇上醫患糾紛，就有十幾個帖子，有揭露醫生醫德問題的，有控訴醫院視人命如草菅、診斷不當致死人命的，有批評醫院管理混亂的，等等。前不久去一家醫院探望病人，有兩件事情感慨至深，一是患者親屬在醫院大廳為死去的患者討公道，圍觀者達數百人。誰是誰非，我不好下定論，自有專業機構評判，只是為激化的醫患關係而心痛。二是我所探望病人的樓層過道裡，加滿了病床，密密麻麻。而我探望的這位病人又不動手術剛進來就被安排在一個單獨病房。這引起了我的好奇，病人家屬壓低聲音告訴我，她們動用了關係送了紅包才享受了此待遇，不然一個星期都進不了病房。你看看，明明有機動病房，就不讓患者進，等着關係前來找，等着送紅包。這樣做醫患關係怎麼能和諧。

在我的傳統知識結構裡，醫生一直是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有兩位醫生我最崇拜，一位是中國古代的華佗，另一位是外國現代的白求恩。華佗本是士人，一身書生風骨。數度婉拒為官的薦舉，寧願手捏金箍鈴，在疾苦的民間奔走。行醫客旅中，起死回生無數。窮苦百姓看不起病，他就免費治療。他看病不受症狀表象所惑，用藥精簡，深諳身心交互為用。他並不濫用藥物，重視預防保健，「治人於未病」，觀察自然生態，教人調息生命和諧。深受百姓愛戴，尊稱為醫神。像華佗這樣為民稱頌的古代醫家還有很多，如戰國時的扁鵲，西漢的倉公，東漢的涪翁、程高、張仲景等，所留下的不慕榮利富貴、終生以醫濟世的動人事跡，至今仍廣為流傳。白求恩是加拿大人，五十多歲時，放棄了優越的工作生活條件，不遠萬里來到硝煙瀰漫、民不聊生的異國他鄉，為了中國的解放事業，直至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在冀中前線救治傷員時，不顧日軍炮火威脅，連續工作69小時，給115名傷員做了手術。有些傷員分散在游擊區居民家裡，他和醫療隊冒着危險去為他們做手術。4個月裡，行程1500餘里，做手術315次，建立手術室和包紮所13處，救治傷員1000多名，當傷員急需輸血時，他更是主動獻血……如今，雖然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品德和奉獻精神至今仍震撼着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醫患關係依然很和諧。那個年代，雖然經濟並不發達，但卻實行的是公費醫療制和農村赤腳醫生制度，在城市醫療費用都是單位報銷，家屬單位報一半，看病很少個人花錢。在農村赤腳醫生治病收費不高，只收回成本錢，有的赤腳醫生如果碰上困難戶和五保戶，就得倒貼成本費了，更重要的是，赤腳醫生是真正為窮人服務的天使。不管深夜還是風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病人叫到，他們就會赴診，就會認真地為病人看病打針服藥。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盡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議送醫院治，有時還親自陪着病人前往。所以在那個時候，赤腳醫生被認為是農村人生命的守護者，是救命恩人，因而備受敬重。那時的醫生都很敬業，從未聽說對患者粗暴或將患者拒之門外的情況，更未聞患者給醫生送紅包。領導對醫生要求很嚴，醫生工作兢兢業業，唯恐疏忽出差錯事故。當然，有時也難免會發生差錯事故。但醫院領導的態度非常鮮明，一方面對此毫不留情地揭露批評，尋找原因，總結教訓，一點都不遷就姑息；另一方面會同病員的單位領導和工會組織，共同做好家屬的善後工作。病員家屬對醫院方面的真誠態度和妥善安排，多半都能表示諒解，不像現在那樣吵吵鬧鬧，甚至大打出手。醫患關係雙方相互尊重，彼此信任。

然而，自從醫療引入市場機制後，醫患關係就發生了轉變。醫生的敬業精神職業道德急劇下降，小病看成大病，到了醫院不分青紅皂白就化驗，明明幾元的便宜藥可解決問題卻開成數百元的高價藥，手術、麻醉、化療、放療、輸血前都要患者家屬先寫好同意書，簽字畫押，出現不測全由患者承擔；患者為提防醫生馬虎草率，只好想方設法托熟人找關係塞紅包。由此醫院成了利益場。

和諧的醫患關係不僅是患者的要求，也是醫生的要求，更是整個社會的嚮往。雖然大部分醫患糾紛在於溝通不夠，在於醫學人文關懷的缺失，在於醫護人員職業道德的滑坡，在於少數醫生醫療水平不高，但最根本的還在於醫療體制。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認為，「『以病人為中心』是醫衛行業的工作準則，如果爭取利益最大化，那這個行業就會走上『邪路』。」

因而，要建立和諧的醫患關係，除了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加強醫療人才隊伍的建設，提升醫護人員的敬業精神和職業道德外，更要進一步深化醫療體制改革。讓人欣慰的是，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專門談到了深化醫藥衛生事業改革發展，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運行新機制，加快公立醫院改革，鼓勵社會辦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這讓人們看到了醫患矛盾化解的希望。

■建立和諧的醫患關係。 網上圖片

三亞度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海南三亞市已成為內地最熱門的旅遊點。一年四季，遊客絡繹於途，而且帶動該地的房地產發展。到處可見都是豪宅大廈，而且也流行興建酒店分房出售。

不過他們的分房出售，並不像香港地產商的取巧，而是按照國際間的慣常做法。只是由業主投資，仍然以一家完整的酒店經營，業主收取營業利潤，如果虧蝕，也要分擔風險。唯一與其他投資不同的，是業主可以每年取得若干天來此度假，免費入住該酒店的優待。

就以我們入住的海韻度假酒店為例，我入住的六〇八號房，建築面積六百多平方呎，但售價卻高達四百餘萬人民幣。

最為豪華而惹人注目的，是一個叫鳳凰島的、獨處一隅的五座曲面建築的酒店式大廈，其中四座已建成，另一座仍在建築中。除一座專作酒店外，其餘四座，都作為分單位出售。我們曾參觀其中的若干單位，又是酒店式的，四面向對海景，無遮無攔，景色特佳。單位小的，只有一房一廳，大的有四房兩廳。都有寬敞的露台，最特別是都在露台放上浴缸，難道令住客毫無私隱地露天裸浴？

三亞的鳳凰國際機場和國際郵輪碼頭都離此不遠，但並無囂鬧的市區味道，可謂寧靜與交通方便並存的一個好地方。

三亞當然是一個度假和消暑的好去處。難怪我們去的日子雖已是遠離春節大假之後，但遊客仍然絡繹不絕。而且絕大部分是內地人，港客和外國人絕少。也許過去海南島遊客區「宰客」的負面消息太多，港客也許因此聽而卻步。這當然是海南當局值得檢討的地方，但面對如此好天氣好環境的旅遊勝地，也不必因噎廢食的。

在三亞四天，意在度假休息，並未去其他景點，著名的天涯海角等景點都沒有去。吃的都有當地朋友關照，絕對吃到價廉物美的海產。在海灘聽濤吃的一頓，有一條新鮮的多寶魚，是近年吃到的烹調最好的海鮮。

何冀平與《慈禧與德齡》

演藝蝶影

小蝶

香港藝術節呈獻的京劇《慈禧與德齡》是北京劇作家何冀平的手筆。此劇本名《德齡與慈禧》，是何冀平首個為香港編寫的舞台劇。她在參考了由裕庚德齡郡主撰寫的《御香縹緲錄》和《清宮二年記》及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構思後，在一九九七年撰寫了這個關於德齡和慈禧一段忘年情誼的話劇。此劇不單大受觀眾歡迎，更加奪得該屆香港舞台劇獎的最佳劇本獎。之後，何冀平的《明月何曾是兩鄉》和音樂劇版本《酸酸甜甜香港地》，以及《還魂香》和其改寫版《梨花夢》均是香港舞台劇觀眾既熟悉且喜愛的劇目。其中我特別欣賞將《老殘遊記》中老殘智破賈府十三口命案的故事搬上舞台的《還魂香》。

何冀平擅於編寫以中國舊社會為背景的劇本，以北京烤鴨老店全聚德的故事寫成的《天下第一樓》便是其成名作。她筆下的人物性格鮮明，各具色彩，顯示出她能將中國不同社會的人物活靈活現地呈現舞台的能耐。她創造的人物那股中國人獨有的味道是一般香港編劇難以仿效的，因為創作源於生活，她在北京城居住多年，自然能掌握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性格和風情。

這位著名編劇較少撰寫女性故事，她的《天下第一樓》、《新龍門客棧》、《西楚霸王》等劇都是以男性為主。《德》劇講的是兩名宮廷女性的故事，可算是何冀平創作歷程中特別的一章。原來她向來偏愛皇室故事，如今天的英國、瑞典皇室都是她所愛。「大家都對宮廷生活感到好奇，但卻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實，君主大多是苦悶的。九七年，風華正茂的戴安娜儲妃的死震撼全球。她生前何等風光，但她的生命和存在竟在剎那間灰飛煙滅。我們可能認為她活在帝王家，還有什麼是沒有的呢？原來即使她擁有再多的榮華富貴，她依然有很多東西是得不到的。」何冀平曾經這樣告訴筆者她的想法。她在被戴安娜的死震撼後，便創作這個描寫宮廷中人抑鬱、苦悶和滿懷心事的《德》劇，到今天已經成為她的戲寶。

元朗千年

此山中

鄧達智

香港，一般人都會這樣描述：「英國人登陸時，香港只是一條小漁村……」也對，當年「香港島」的確只是十數條小船包辦，與兩千年歷史的廣州自然沒法比，猶如同期開埠時只是一抹泥灘的上海，如何與繁華數百載早負盛名蘇杭對抗？

香港，其實也包括九龍半島及新界與離島。

有內地甚至台灣朋友說香港小，因為他們一般只逗留在幾條大街上購物；香港其實有近三百個島嶼及世上其它大城市都很少擁有超過百分之七十的綠化帶（包括連綿的郊野公園與海灣海岸線），更不消說她早已背負以千年計的歷史。

千年，如何計？

今天深圳河兩岸關係唇齒相依，每天往來人貨百萬計。

一度，深圳河曾經寒涼似冰河，切斷兩岸本來相連的命運，今天居民肯定未知她的前世今生。

深圳原屬寶安縣，包括一八四二年後開埠，劃入另一命運的香港。一九四九年前，寶安的中心並非今天劃至深圳周邊的位置，自然也不是漁村的香港島。而是深圳河南岸，香港最大的平原中心，原應河道交錯鹹淡水交界，魚米之鄉元朗。

元朗，其「朗」字原應寫作「塱」，意為在水中央之壘；元亦作「圓」，這便是元朗本來地理環境之原形。

元朗本為寶安一帶之中心墟市，吸引附近村鎮民眾來此貿易；後來劃入深圳的皇崗、福田、水圍、上沙、下沙、隔田、西鄉等等以現今仍存在的明清舊墟為主角，周邊南邊圍、西邊圍等村頗多雜姓，細究原由，皆自沿深圳水域諸村遷至，他們好運，身份為兩地原居民，得祖先遺蔭收兩岸田土利益。

元朗原居民早在英國人得清廷劃界賠地而成日後新界前，不少為一千年前已定居於此，本為異鄉人，祖先避戰禍，求生計，愈行愈遠，從北到南而至元朗，見山水奇秀，泥土富饒定居於此。以我鄧族為例，原於中原河南新野（今之鄧州市），後遷山東高密，再而江西吉水，北宋年間為尋風水寶地安葬祖上數代，發現元朗凹頭實為嶺南龍脈之首，除祖先骸骨，族人亦一併移居大陸南端水邊。

筆者極幼之上世紀六十年代，隨長輩到元朗河畔，舊墟對面的西堤街，行至水邊，眼前大片帆影，就那麼一瞰，印象至今難忘，遍尋老照片難找記錄。

船隊源頭？當然除香港水域，肯定包括對岸寶安、東莞。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香港經濟起飛，一切傳統民生活動改頭換面，建設發展等於破壞，本來甜美風景已難尋原味。